

春秋胡氏傳纂疏

三十





春秋卷之二十八

胡氏傳

後學新安汪克寬附錄纂疏

定公下

十年 昭十九 景四十八 魯靈三十五 蔡

昭十六 景十七 惠公元 春王三月及齊平 平前八

夏公會齊侯 景 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公

齊侯于祝其 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谷公

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齊侯從

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

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 齊侯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

下盟兵不備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

君出竟而對曰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 孔丘使

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

齊侯將享公 孔丘謂梁丘據曰犧象不出門 嘉樂不野

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 若其不具用秕稗也 用秕稗君

辱棄禮名惡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 乃不

果享 穀梁傳 離會不致何為致也 危之也 其危柰何 預

欲以執魯君 孔子歷階而上 不為命司馬止之 齊侯遂

曰兩君合好 夾谷之過也 退而屬其二 三大夫曰夫

其君與之行 占人之過也 退而屬其二 三大夫曰夫

何為罷會 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 孔子曰笑君

者罪當死 使司馬行法焉 首足異門而出 齊人來歸 鄆

誰龜陰之田 蓋為此也 因是以見 雖有文事 必有武備



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

兩君合好呼報反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

彼力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

遽止之而屬章欲反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

道孔子世家曾以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

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

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爾於

是歸鄆謹龜陰之田齊侯歸謂晏子曰寡人

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眾不與音

焉齊侯曰使魯多其車徒眾其兵革構怨連禍以攻

介繁禮巧辭以請齊為軍事亦未必能得其故土地也

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利加於萬乘豈有他哉順

於理故也天下之事常服於順而違於逆故齊雖強

以其逆而奪魯雖弱以其順而得失非強弱也在

道而已不動而不至不言而信不疾而速此之謂也采

畢竟齊常欺魯孔子數語何以能却乘人之兵曰

簡人來以禮問他如何不能與之爭却忽然被一

亦是不動欺得趙過忽然被一人恁地硬棖他如

何不動欺得趙過忽然被一人恁地硬棖他如

禮動容貌出辟氣有以格齊人之強暴則定公幾不

獲免而魯之危甚矣其致危之也河氏曰穀梁謂

會盟致皆以地此常例爾

晉定趙鞅帥師圍衛靈公報夷儀也反役晉人討衛

求成於衛人不許晉人殺涉作成何執涉作以

能使晉有以報齊則衛可無用兵而服也今圍衛而不

能服則徒足以堅齊之從而已矣齊景人來歸鄆謹

家氏曰書圍不書伐不與其伐也齊景人來歸鄆謹

春秋九十八

龜陰田

田上數有之字公羊傳齊人居為來歸運謹龜

之

陰田在其北也任公補曰桓三年誰杜氏以為魯地濟

哀八年

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

北蛇丘縣有謹亭而汶水經濟北至東平須昌入濟

即昭公時齊取以居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二邑與龜陰

俱在汶水北

張氏曰龜山今泗水東北七十里

齊人前此嘗歸濟

子禮

西田矣後此嘗歸謹及闡矣

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

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

杜氏曰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不言來者請而得之耳愚按自來曰來猶來聘來朝

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

馬以從才用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夾谷孔子攝相事

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

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以會遇之

禮相 卻裔倅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

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湯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

人章章歸其侵疆寡見篇云云魯不用真儒故桓公

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盟召陵夫子以禮責齊而齊

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

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

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

於我皆真而無所忘音也其曰天之將喪息浪反斯

文也後死者不得與音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

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同未

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必自外至如鄭來歸務及齊  
願也濟西言取謹闡言取鄭謹龜陰田言來歸以是為齊人之  
齊人之願則猶齊田也故從外來常文與歸衛室同  
則以孔子天下伐盟主合諸侯于鄭陵矣於是願歸田  
善者是即人心之論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期月而  
已可也高氏曰孔子夾谷之事人可能也而使大國  
失守悔過効順所不可能也此修誠之至崇德之素  
也家氏曰取濟西取汶陽書取不言歸疆以其付大國  
而得歸故書曰取而後得非彼自以歸也惟鄭謹龜  
陰之歸書齊人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  
力智計而得之是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得同  
也聖人道化所感強暴為之革心有莫知其然而然  
者讀春秋至此可以信聖人之道不為空言儒者  
之孝果非无實用也左氏所載茲無還之對陋矣

###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  
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

侯犯殺公若弗能使其圍人殺之侯犯以郕叛武叔懿  
于圍郕弗克左傳曰犯以不能副武叔之命故叛任公

鄆州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郕鄉張氏曰在今秋叔孫州

### 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曰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駟赤謂  
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事於齊  
以臨民不然將叛犯將以郕易於齊齊人將遷郕民  
言於郕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  
猶是郕也而將紆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福魯必倍與  
子地盍多施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犯曰諾乃多舍甲  
焉而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  
師至矣郕人謀免我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  
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  
殿每出一明郕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駟赤先如宿侯犯  
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  
吾未敢以出犯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

郕叔孫氏邑也本侯犯以郕叛不書于策書圍郕

則叛可知矣再書一卿帥師圍郕則強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子無道則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下烏故反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字而不知家隸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昭公大夫

攻叛邑自夏至秋再圍以兵春秋離其文而書之不待敗而敗著也來諸侯才不奈何便被大夫專權及大夫稍沒奈何又被陪臣擅命如唐之藩鎮其初是節度抗衡後來牙將孔目官虞候之屬皆殺了節度亦來握權夫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章極分曉魯國魯以諸侯而階天子三桓以大夫而專魯侯犯以家臣而叛叔孫皆上行而下效也叔孫不知改過任善退守臣職使家隸感化而帥重師以圍其邑又不詐謔明其罪討而走是教通國之人習焉上之幸也失政刑矣其下錐幸勝之其可以保有國家乎

### 宋景樂大心出奔曹

陽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

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日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左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向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无疾乃逐桐門右師曹氏曰辭使非大譴而謫言乘之罪累上矣昭公曰宋公信謬而刑罰无章固可罪矣然大心不能任

家國之難而進退無據日挾詐以避事○宋景公子地  
豈能自安乎故經亦直書以志其過○宋景公子地  
出奔陳臣不可地也○作他後同○傳見○曰君雖不自

奔為○冬齊侯景衛侯靈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作鞏  
○安甫齊地今屬鄆州平陰縣○平陰今屬東平  
○前此齊與鄭衛盟誠盟沙矣今而三國復為

此會无所憚於晉矣前此魯受命於晉而齊亦不能  
而盟夾谷棄晉不復顧矣然諸侯雖叛晉而齊亦不能  
因諸侯之從○叔孫州仇如齊景侯武叔聘于齊齊

而復霸也○叔孫州仇如齊景侯武叔聘于齊齊  
印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君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  
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

家諫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  
為寡君賜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  
謹龜陰田侯犯以謝致郊也○高氏曰夾谷之會歸我鄆  
又致郟是以叔孫如齊謝焉○宋公景之弟辰暨仲

佗石彊出奔陳暨字下彊苦侯反  
按左氏宋公子地地變遷富彊十一分有白馬四公  
以與桓魋徒回地怒扶救乙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

之母弟辰曰獨卑魋亦有顏焉而子為君禮不過出  
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于之請弗聽

辰曰是我廷求狂古况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  
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其弟云者

罪宋公以嬖魋故以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  
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君為同母弟

而地則眾公子也景公以嬖臣之故而奔其二弟辰  
以地故而自絕於君兄又率仲佗石彊與之偕行作  
驅身為卿佐有君不事而與辰俱奔兄夫暨者不得

不友弟不悌臣不忠此一書而並貶也夫暨者不得  
已之詞隱元又以見音仲佗石彊見脅於辰不  
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以道事君為辰強牽而去改



曰暨交誼之也。則出曰何休云辰言暨者明化強與俱出非也。若然辰罪為輕何故反序上乎又何為入蕭書及乎公羊云暨猶暨暨也。不得已也。未嘗謂已不得已乎。謂他人不得已乎。以吾觀之則暨使他人不得已。是也。暨之意強也。親也。故曰暨暨以暨暨之。故人不待已從之。此可知矣。

敬王二十有一年晉定十三年昭二十九年景四十九年靈三十一

三昭十七景十八年惠春宋公景之弟辰及仲佗石

彊公子地自陳闕入于蕭以叛爾入者內非受也以者

不以者也叛直叛也○穀梁云辰未失其弟也

其弟何○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陽入于蕭宋公

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樂大

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及非不得已之

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

可使為亂見○言事君可使之賤可使之

君之禮也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

果於叛君則無首從才用之別筆列其罪一施之故

不稱暨而稱及得已非大臣也而况乎得已而不已

者乎其出也謂之暨其入也謂之及及非不得已之

言也得已而不已之說也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

據邑以伐其君者乎其罪一施之四卿在蕭以叛

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

蕭國同入蕭從叛人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

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陳以力助

冬及鄭聲平叔還如鄭泣盟還音旋泣晉至平六年

侵鄭取匡之怨魯自備公以來由服於晉至平六年始叛還叔詣曾孫家自文公之霸魯常事晉中間雖即楚

即齊而不敢顯然與晉絕去年及齊平今又及鄭平既  
背晉不得不樹黨以自固焉耳臨川吳氏曰及鄭平者  
我欲之故鄭卿不來盟而我卿往治盟也陳氏曰書輸  
所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  
所以始終也讀後許氏曰夫晉之為晉自若也定亦未  
有他惡而諸侯離心者政在多門貨賄讒慝由昏其間  
則無以令天下極  
於執樂祁犂也

**癸** 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 昭定二十四 昭五十一 鄭聲三 曹陽四 閔

四 昭信八 昭景十九 昭惠 **春薛伯定卒** 襄公也在位十

**夏葬薛襄公** 葬者不日不月不日不月史文略也 **叔孫州仇帥**

**師墮郟** 墮許規 反後同 **衛公靈** **孟彊帥師伐曹** 陽 孟 苦侯反

驅伐曹克郊 國曰 孟彊子孟繁子 國曰 此及十 **季孫**

**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音秘下 同 公羊傳 曷為帥師

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郟帥師

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向氏曰八

尺曰板百雉凡二万尺周十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

按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郟

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

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

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 費人比國人追 二子

奔齊遂墮費 也毀壞其城 禮曰制國不過千乘 繩證

同郟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 同防 民諸

侯猶有叛者 見坊 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

當謹也郟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公夫三卿越禮各

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

倚其城數反色前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費也

也成也三家之邑也政在大夫三家越禮各固其城

數有叛者故三家亦不能制也至屢圍而不克帥師

而後墮成強而不服公圍而不克言哉而問於仲尼

下而不謹於禮未流之患可勝言哉遂墮三都何曰

邱費叔季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長數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

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是謂以禮為國

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

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

各謹於禮不以所惡烏故反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

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

苟有用我者期音月而可三年有成孔子謂墮邑之

而為之若漸漸掃除得去其勢亦自削弱可復正也

又曰他台台下只說得季桓子透桓子事事信之所以

做得後來被公斂處父一說破了桓子便不信之

墮邑而至於帥師是邑之力足以抗也王曰

墮邱以一卿墮費以二卿者費強於邱故也陳曰

書叔孫墮邱季孫墮費以是為二家之願也三家專

魯出昭公矣於是願墮其都則以孔子之相魯也謂

春秋之大夫不足用為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

月而能以治出之禮律衰出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

三桓不疑其害已此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夫

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為無疑也勢也仲由之幸此議蓋因南蒯侯犯之復強幹弱枝之

費也

禮各固其城

帥師

言哉

而問於仲尼

邱費叔季所食邑二大夫宰吏數

兵之藏故也季氏說其言而墮之

是謂以禮為國

地方五百里

義諸侯大夫

使其下亦不以

王政行矣故曰

孔子謂墮邑之

陳曰

三家專

謂

論也

出藏甲而

威者矣夫

勢也

復強幹弱枝之

為三

墮郟墮費者三家之自墮也成邑不墮而至於圍則孟氏之不欲墮也夫二家聞夫子之言而墮其邑者是其天理之萌也孟氏聞公斂之言而不肯墮者是其人欲之蔽也天理之萌不足以勝其人欲之蔽然後不肯墮也使聖人得志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治兵革而自墮者如魯之不以行乎魯國則將有不治語云孔子言於定公而使季氏仲由墮三都公羊云孔子行乎季孫告季孫而墮二邑左氏又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叔孫自墮郟季氏將墮費之人襲魯仲尼命伐之遂墮費竊疑是時定公失政豈能命大夫墮邑蓋孔子以禮制威化季孫且使子路為之宰而後墮之耳所紀雖不同而以爲聖人無過化之功則一而已或謂叔季自墮其私邑於聖人無與然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前此十年侯犯以郟叛曷不以此時墮之而必待聖人之用於魯而後墮之邪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魯爲盟之始也繼而有瓦屋之參盟于幽之同盟而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霸矣 ○十有一月丙寅

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特相會往 ○十有二月公圍

成公至自圍成致危之也 按左氏將墮成公斂力檢 勳父謂孟孫曰墮成齊人

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

僞不知知 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子行乎天

天下諸侯令行乎一國故天子未嘗有伐諸侯者諸侯亦未嘗有伐其國之邑者以其令之則從也天下無王而諸侯擅命故有王伐鄭之事陪臣擅國而權在私家故有公圍成之事叔季既墮郟費矣將墮成而孟氏之臣不服公親問之經書三子墮郟費而獨書公圍成若公之弱不能墮成也其致危之也能 以一 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不

伐未嘗侵伐鮮不致焉此雖伐邑亦致可謂危亂之世故盟會侵伐鮮不致焉此雖伐邑亦致可謂危亂之世故

矣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隨成何也

按是冬公圍成不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亮

反事然後誅少詩照正卯與音預聞國政三月而商賈

古音信於市男女別筆列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

行四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十二月公圍成不克十

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罷蓋豚弗誘賈男女行

者別於塗道不拾遺齊人聞而懼於是選女子好者

八十人皆衣文衣舞康樂樂以遺然則圍成之時仲尼

雖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辯言偽而辯亂政

如少正卯等必肆疑沮反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

與為比反鑿亦不能為患從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

乎魯國以及其月則不持兵革而自墮矣作三軍也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

於墮郈費成墮易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

有為也聖人者夫子用於魯而叔孫武叔毀聖人者也孟懿子季於

墮成則聖人之道能行於其所難者未為喜而不得

行於其所易者為可惜耳孔子為魯司

寇墮三都及成不墮三家之慮變矣故經文不言三

家直書公何有遲之其年公斂陽情見勢屈墮之易亦定公

何乃粗於速克躬駕以攻之輕於一出無功而返此

也一役也吾知其未訪於仲尼抑季路亦未必在此行

何危爾邊乎齊也是時會夾谷盟黃齊魯交好不足

危也其危之者定公沮辱於昭景五十一魯靈二十

甲辰

閏五

四

敬王二十有二年

昭十九

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

晉定十五年

昭二十

齊侯

靈次子垂

衛侯

靈次子垂

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  
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  
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  
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无晉師乃止  
二君將使師伐晉次垂葭以爲援垂葭一名那氏高平  
鉅野縣西南有那亭張氏曰今屬濟州  
路鉅野與九次五氏同○夏築蛇淵圍  
垂葭與九次五氏同○夏築蛇淵圍  
即圍之築錐當水星昏正農隙之時且書于策以示戒  
况盛夏耘耔農事方殷而役民以與苑圃不待斂而  
罪著矣昔叔孫昭子曰無圍猶可無民可乎于以見魯  
之無人益甚也襄陵許氏曰魯政不脩而非時勤民築  
圍奉已而已志不及國也夫圍成不克歸而力此何振  
策蛇淵圍何○大蒐于比蒲禽獸待政微也築圍所以養  
今乃蒐于此蒲則圍何爲哉魯既叛晉而三桓日懼人  
之圖已故數蒐焉丘卒胡氏曰築圍大蒐絕與墜都之  
意不侔聖人色斯宰矣史氏載孔子言○衛公靈孟疆  
行不得其真者尤多儀又見十四年

帥師伐曹陽高氏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如此

○秋晉定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張氏曰以者不以者也唐曰太原府今并州唐按晉陽即太原別名

按左氏趙鞅謂邲音鄆丹音午曰同族歸我衛貢五百

家吾舍如字置也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

孟怒遂殺午圍邲邲午子稷及其家臣涉賓以邲午

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後食亦反之姻也而相與睦遂

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

反也而直書曰叛何也范氏中行氏伐趙不

言叛春秋原情定罪固如此人臣專土與君爲市則

是篡弑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己之義乎國語無

爲人子者无以惡己爲人臣者趙鞅之入後

世大臣有困於讒間去聲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

死者周李光弼傳相州北邙之敗朝烈羞其策謬故

謝有以中傷者吐蕃寇京師詔入援光弼畏禍近亦

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

順之辭叛者不赦之罪晉陽曰據土背君曰叛

鼠忌器之義故聖人直名曰叛以拒范中行而不知

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都邑皆百雉之城矣

冬晉定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荀寅下公

荀寅及字

按左氏知晉文躒韓簡起孫魏襄子舒孫與荀寅范

吉射相惡如字又將逐荀范范皋夷无寵於范吉射

父變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与中行文子

相惡魏襄子亦与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

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

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哀三年趙

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

出奔邯鄲四年趙鞅圍邯鄲邯鄲降趙縶奔臨齊弦

壺口會鮮虞納荀寅于柏人五年春晉圍柏人寅吉

外離折示威平丘而齊叛昭十辭請召陵而蔡叛定

盟于沙鹹而鄭叛七定次于五氏而衛叛九定泣于鄭十定

會于夾谷十定軟于黃二定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

夫叛於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強焉邦分崩而不

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文十五年十七年盟會于邕不序或賤而稱人文九年救鄭十四年納

侯襄十六年盟俱梁不序大夫或賤而稱人文九年救鄭十四年納

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直書于策見音規下其效也

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拒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祁見執獻揚楮食允也

而晉室自是不復扶又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

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王氏曰鞅入晉陽私邑也寅吉射入朝歌公邑也

人之罪若有等差俱書曰叛者臣之邑君所賜也據其私邑則專祿以周旋矣趙鞅貪憤專戮其罪宜逐寅吉射以午之故與兵首禍則又為无君故三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

然於為亂者也晉大夫不忌其君為日夕矣衛孫林父逐君晉大夫從而羽翼之晉季孫意如逐君晉大夫又從而羽翼之羽翼他國之亂臣者皆有欲為亂之心也而其君真然无所悟一聽其所為及是而三卿俱叛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晉趙鞅歸于晉定按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以岐反詞也韓魏為于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



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於

反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國曰鞅寅吉射

以有助故得復寅吉射以無援故終叛其罪均也春秋書鞅歸于

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

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音於鞅奉

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亢反苦浪不衷左昭二徇韓魏之

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國曰鞅歸則佚賊不足

書歸則晉无人之辭也叛臣至於書歸則佚賊不足

錄矣此韓趙魏分晉之本也鞅歸言已叛之人非所

得歸而歸於晉也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

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

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附業人臣擅與無

罪以兵諫者鬻拳事見左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

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卓傳

卓將兵詣京師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率承寵濁

亂四海臣聞昔趙鞅與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

請收讓等以清奸穢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

矣國春秋書趙盾弑君而責晉君之不討罪也朱

子於通鑑綱目書漢梁冀弑帝帝即位益封梁冀萬

二千戶唐李輔國殺皇后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

令皆以譏天子之无政刑此得春秋書鞅與歸之

意矣趙盾曰公羊云以地正國據禮臣无專土藏

兵之義今乃欲以私邑之強而正國是末大而本

耳穀梁云貴其地也子既出晉侯自謂趙鞅保其邑

以違荀范之難實非叛故許之歸先儒以歸為善辭  
遂謂鞅有叛迹而无叛心春秋先正其罪以斥臣節  
此許其歸以廣君恩是然脫使鞅初入晉陽本拒  
荀范而非有叛君之心然人臣无君命轉據土與兵  
此豈可赦乎况衛孫林  
父亦書歸何善之有

薛弒其君比比如字比弒

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傳國見昭孫復以為

舉國之眾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

刀鋸不亦濫乎穎川常秩曰秩字夷甫宋嘉祐熙孫

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叛之法耳棄灰於道者

有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孫卿曰衛鞅內刻

是尚秩此善議復者皆可誅此求經之過也儒者辨

過六尺者有罰棄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見莊十以

一州一道者非獨法家之罪亦李者用意刻深有以

可其為惡不

十有四年晉定十六景五十一晉靈二十

衛趙陽出奔宋景十九春衛靈公叔戌來奔成

公叔戌將去起呂南子之黨夫人愬曰戌將為亂故

公叔來奔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

其及子乎文子曰其若之何趙陽趙陽

臣必免於難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

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趙陽趙陽

北宮結皆成黨也故亦出奔並據而靈公無道不能

正家以喪息其大臣之罪著矣戌又以富見惡故

反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成積而能散以財

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昭公子結陳閔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反於衛侯夫富者怨之府也使成積而能散以財

發身不為貪人之所怨於以保其爵位倘庶幾乎

二月辛巳楚昭公子結陳閔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

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頓子牂歸頓子作佗河反牂子即反陳好二月楚滅

句踐於會反古外稽反古之上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

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

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樹德莫如滋去疾

莫如盡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

同壞而世為仇讎於是克而弗取將又有之違天而

長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侯也介

在蠻夷而長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

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豈獨不告而史策

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音扶下差初佳反

子戶嗣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

而父乎則對曰唯反以水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

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

事也其旨微矣兵滅身以為殘民伐國之戒見光既

書於越卑之也吳雖用夷禮而大伯之後且有接楚

之功春秋於柏李之戰固當褒之矣越乃襲吳而入

之吳不能竟接楚之功者越討其後也是故始書越

至入吳而書於越賤其接楚也或曰柏李之戰吳固

爵矣今其敗而以國書何歎曰勝而

驕之而敗敗而遂亡是故夷之目

公會齊侯景衛侯靈于牽牽公作堅又作擊晉人圍朝歌公會

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折成鮒小

甲入于朝歌黎陽縣東北有牽城魏郡公至自會魏

孔子已去魯故會齊衛合謀救范中行氏三國之君同

報樵李也遂入越

夫差敗越于夫椒

吳太宰嚭以行

莫如滋去疾

與我

違天而

告

豈獨不告而史策

夫音扶下

初佳反

夫差闔

見光既

晉人圍朝歌公會

折成鮒小

魏郡

公至自會

三國之君同

當是時

與之同

與之同

與之同

與之同

禮書二會 ○天王敬使石尚來歸朕

皆敗也 天子之土也 朕者何 祭肉也 生曰朕 熟曰膳 石尚

名朕祭社之肉盛以振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

與之共福 周禮大宗伯以振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朕非禮也

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敬王有事於社魯未

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忽為此率雖天子損

禮之甚而聖人於周者者如此蓋曰天子之在唯祭與

號而已 魯成肅公受朕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

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是齊桓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

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

使往聘而千里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於京師曾是以

為禮乎春秋之初宰咺歸貺於仲子寵妾媵而饋三綱

為三綱之終石尚歸朕於定公輕宗社而襲五禮蓋夫婦

為禮之變故咺以冢宰而林名歸朕乃禮之常故石尚

以天子之士而書名氏直書而義自見也苟以石尚為

朕則劉夏以官師而書名氏蓋非朕矣

云石尚欲書春秋諫曰父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

朕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

子之春秋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乎王人

至則書之何 ○衛靈 世子蒯瞶出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泚泚大子蒯瞶獻孟干齊

溺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尔婁猪盍歸吾艾豕大子羞

反周魯

書天

王

周

自

王

季

子

來

禮

也

歸

朕

非

禮

也

祭

而

歸

朕

非

禮

也

○天王敬使石尚來歸朕

朕者何 祭肉也 生曰朕 熟曰膳 石尚

名朕祭社之肉盛以振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

與之共福 周禮大宗伯以振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朕非禮也

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敬王有事於社魯未

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忽為此率雖天子損

禮之甚而聖人於周者者如此蓋曰天子之在唯祭與

號而已 魯成肅公受朕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

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是齊桓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

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

使往聘而千里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於京師曾是以

為禮乎春秋之初宰咺歸貺於仲子寵妾媵而饋三綱

為三綱之終石尚歸朕於定公輕宗社而襲五禮蓋夫婦

為禮之變故咺以冢宰而林名歸朕乃禮之常故石尚

以天子之士而書名氏直書而義自見也苟以石尚為

朕則劉夏以官師而書名氏蓋非朕矣

云石尚欲書春秋諫曰父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

朕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

子之春秋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乎王人

至則書之何

○衛靈 世子蒯瞶出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泚泚大子蒯瞶獻孟干齊

○天王敬使石尚來歸朕

朕者何 祭肉也 生曰朕 熟曰膳 石尚

名朕祭社之肉盛以振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

與之共福 周禮大宗伯以振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朕非禮也

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敬王有事於社魯未

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忽為此率雖天子損

禮之甚而聖人於周者者如此蓋曰天子之在唯祭與

號而已 魯成肅公受朕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

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是齊桓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

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

使往聘而千里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於京師曾是以

為禮乎春秋之初宰咺歸貺於仲子寵妾媵而饋三綱

為三綱之終石尚歸朕於定公輕宗社而襲五禮蓋夫婦

為禮之變故咺以冢宰而林名歸朕乃禮之常故石尚

以天子之士而書名氏直書而義自見也苟以石尚為

朕則劉夏以官師而書名氏蓋非朕矣

云石尚欲書春秋諫曰父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

朕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

子之春秋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乎王人

至則書之何

○衛靈 世子蒯瞶出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泚泚大子蒯瞶獻孟干齊

○天王敬使石尚來歸朕

朕者何 祭肉也 生曰朕 熟曰膳 石尚

名朕祭社之肉盛以振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

與之共福 周禮大宗伯以振膳之禮親兄弟之國

助祭於宗廟然後受俎實時魯不助祭而歸朕非禮也

聘之後王命不復加於諸侯矣今敬王有事於社魯未

嘗有敵愾之功而天王特使石尚忽為此率雖天子損

禮之甚而聖人於周者者如此蓋曰天子之在唯祭與

號而已 魯成肅公受朕于社是助祭而受俎實也

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是齊桓有獎王之功而加以殊禮

也今定公受國意如即位十有四年既不朝王又不遣

使往聘而千里賜宜社之肉非緣助祭於京師曾是以

為禮乎春秋之初宰咺歸貺於仲子寵妾媵而饋三綱

為三綱之終石尚歸朕於定公輕宗社而襲五禮蓋夫婦

為禮之變故咺以冢宰而林名歸朕乃禮之常故石尚

以天子之士而書名氏直書而義自見也苟以石尚為

朕則劉夏以官師而書名氏蓋非朕矣

云石尚欲書春秋諫曰父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

朕不知石尚欲書孔子之春秋乎魯國之春秋乎若孔

子之春秋是時未作石尚安得書如魯國之春秋乎王人

至則書之何

○衛靈 世子蒯瞶出奔宋

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泚泚大子蒯瞶獻孟干齊

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

著矣以書衛世子奔宋則以罪靈公也書趙鞅納

石曼姑帥師圍戚則以罪輒也○

賈事云云前賈雖不善謀宜有此事哉且殺其夫人前

賈獨得全乎彼所羞者以夫人名惡也如殺其母為

惡愈大反不知可羞乎蓋前賈聞野人之歌其心慙

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已之淫則而而走言太

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感於南子之言必聽固不誰

逐前賈矣不當如左氏所記又宋南子家也前賈負

殺南子之名又走入其家敢乎哉○

聽南子之譖謂前賈欲殺母不寫辨明以致其出奔

靈公之言足以知左氏所記乃南子之謔其子多矣考二

劉之實錄也○

子之義故疑左氏之說然楚商臣蔡般殺君而書出

子豈亦當之乎竊考前賈忘父之喪而致他人使之

泯滅幾盡則其取南子之淫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

朱子集註於論語二章皆以前賈欲殺母得罪於父

則左傳未可及廢也詳觀經文書趙鞅帥師納衛世

子于戚不日出子復歸而書納則前賈有罪明矣何

休乃云子雖見逐无去父之義舍其大而論其細何君

衛靈公孟彊出奔鄭孟彊奔鄭自鄭奔齊○

志公孟帥師此衛國用事之卿靈公疑其為前賈○

公景之弟辰自蕭來奔○

奔而叛叛而復奔二書宋公之弟皆以罪宋公也

以責鄭莊公之弟段出奔共則書鄭伯克段而不言弟所

者又責鄭莊公之弟段出奔共則書鄭伯克段而不言弟所

公逐辰者辰勢窮力屈而卒○

於奔亡宋公之能逐之也○

大蒐于比蒲○

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為也○

曰春秋田狩之事公行者必書公觀魚于棠公狩于

郎隱相之時政猶自公出也○

不得為禮而大夫專國也○

兵權仍在三家且不忘鄭子會公來朝奔喪之勤而取

鄭所之田則公不得與兵政可知矣○

大蒐

大蒐

大蒐

大蒐

大蒐

大蒐

大蒐

天子之禮也三家始也僭諸侯之禮以為鬼終也僭天子之禮而為大鬼是尚忍言之故邾子隱來

會公曰書者非邾子會人于都如入人朝禮故曰會向氏

公不受于廟曰比蒲之蒐三家之事故特言會公

以別之此與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同蓋未嘗期約因

來朝而偶與公為會爾乃大蒐乎天子所以會諸侯

也僭鬼而諸侯來會母乃大蒐乎天子所以會諸侯

會公于杏鄭伯會公于柴皆書地也城首父及霄音

不書地則知來會于比蒲無疑也此

南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家氏曰譏勞

民城諸防城諸鄭同列皆魯邑子夏嘗為魯父

宰此年无冬闕文曰不書冬闕文也○家氏曰是

歲无冬闕文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齊

人饋女樂令聖人去不書冬者貶也此牽合之說夫聖

人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愚按蒐比蒲城宮父

及霄其事蓋皆在冬但脫冬一字耳

敬王二十有五年昭定十七齊景五十三靈四十七

信十一景二十一秦惠六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昭二十夫差元年

邾子來朝邾子以去年來會為○

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傳不敬莫大焉何氏曰編食其

身災不敬也曰不言所食食非一麋以至死趙氏

時牛災小鼠噬牛才○二月辛丑楚子昭滅胡以胡子

豹歸

按左氏吳之入楚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

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反是楚滅

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棄楚之約盡俘

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

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

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

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家氏曰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日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頓今年滅胡所以報召陵之怨蓋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夏五月辛亥郊公羊傳昌為以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夏三月周五月得二吉故五月郊也公羊傳昌為以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五月乃郊公羊傳昌為以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知夫正月改卜牛若在滌三月則當以四月郊今郊於

五月蓋卜以四月郊而不吉又卜五月必龜從而後郊

也故但書改卜牛不書卜郊經於卜五月郊不從則書之

議瀆卜卜而從則但書郊不致騰翅于大夫今春秋不書

託云定公十四年魯郊不見於經者多矣推因其失禮

十四年郊則郊之不見於經者多矣推因其失禮

之中又失禮者則書以示貶而因見魯郊之僭也

申公薨于高寢公羊傳高寢非正也杜氏曰高寢宮名

薨者推莊宣成而鄭聲罕達帥師伐宋公羊傳鄭罕達敗

宋師于老丘杜氏曰老丘宋地宋公于地奔鄭鄭人為

之伐宋欲取地以與之事見哀十二年襄公許氏曰宋

大國也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之為也天競維

人豈不信哉王氏曰鄭納宋叛人已可罪矣又伐大國

以居叛人此不待齊侯景衛侯靈次于渠蔭渠蔭

左傳文作蘧擊左傳謀殺宋也經氏曰不果救故書次

鄭次止其不言救為其次為不誠於救也隱公伐而後次其

次為善次而後伐其其次為不誠於救也隱公伐而後次其

晉之事皆謀為不善也比事以觀而義自見矣○邾子

來奔喪公羊傳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何氏曰禮天

子崩諸侯奔喪會葬通旨諸侯為天王服斬衰崩則奔

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

弔賻贈襚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

自明矣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

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

弔賻贈襚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

自明矣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

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

弔賻贈襚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

自明矣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

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

弔賻贈襚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

自明矣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

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

弔賻贈襚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

自明矣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

喪而會其葬若諸侯或同盟或同位或外姻告終易代

弔賻贈襚固不可緩而奔其喪則非禮也直書于策失

自明矣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



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反行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於強大之國非禮明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下同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魯用卡人禮故下書葬著其未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力於子故書卒子既未成君

故不稱夫人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夫人為隱惡姒氏定公妾也公羊據魯失禮言之爾論

春秋之法哀雖已君豈得稱夫人乎來觀仲子會葬戊

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風深賤天王而各家宰則知哀雖已君亦不得稱夫人

卒不稱夫人葬則自是哀公以夫人葬其荀為君則其母為人

有夫人薨而不書夫人者乎凡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

之固云夫人矣不待赴而書其夫人始卒則史書之書

母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夫人也 ○八月庚辰

齊婦尚以妾母稱夫人小君豈以定公正夫人而反不

稱夫人小君乎蓋傷宣昭即位久遂尊妾 ○八月庚辰

母為夫人哀初立未踰年故仍其本號也 ○八月庚辰

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滕魯之與國近則來奔喪遠則來會葬同之王者書非

禮 ○九月滕子來會葬

禮 ○九月滕子來會葬

禮 ○九月滕子來會葬

禮 ○九月滕子來會葬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作弒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來會葬

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奠祭亦奠之類也。○左氏云不稱小君不稱成喪也非也若如氏實夫人固當書夫人如氏慶已而曰葬定如不稱小君明不成喪以責臣子可也今日曰如氏卒非夫人也何足以見不成喪乎欲責不成喪而不稱夫人適足敗小君之尊而不見臣子之罪也

**冬城漆**此年秋葬定公又葬定公之喪葬子來奔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啓民怨矣取其田七年俾其君卒使吳人乘間以伐其國齊人問罪而取譴闡利未得而害隱之謙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愚按左氏云善不時告夫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而告于廟可以揜其罪乎此非人情也

春秋卷第二十八



